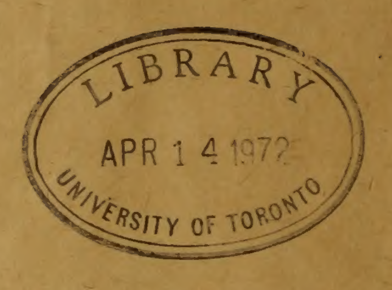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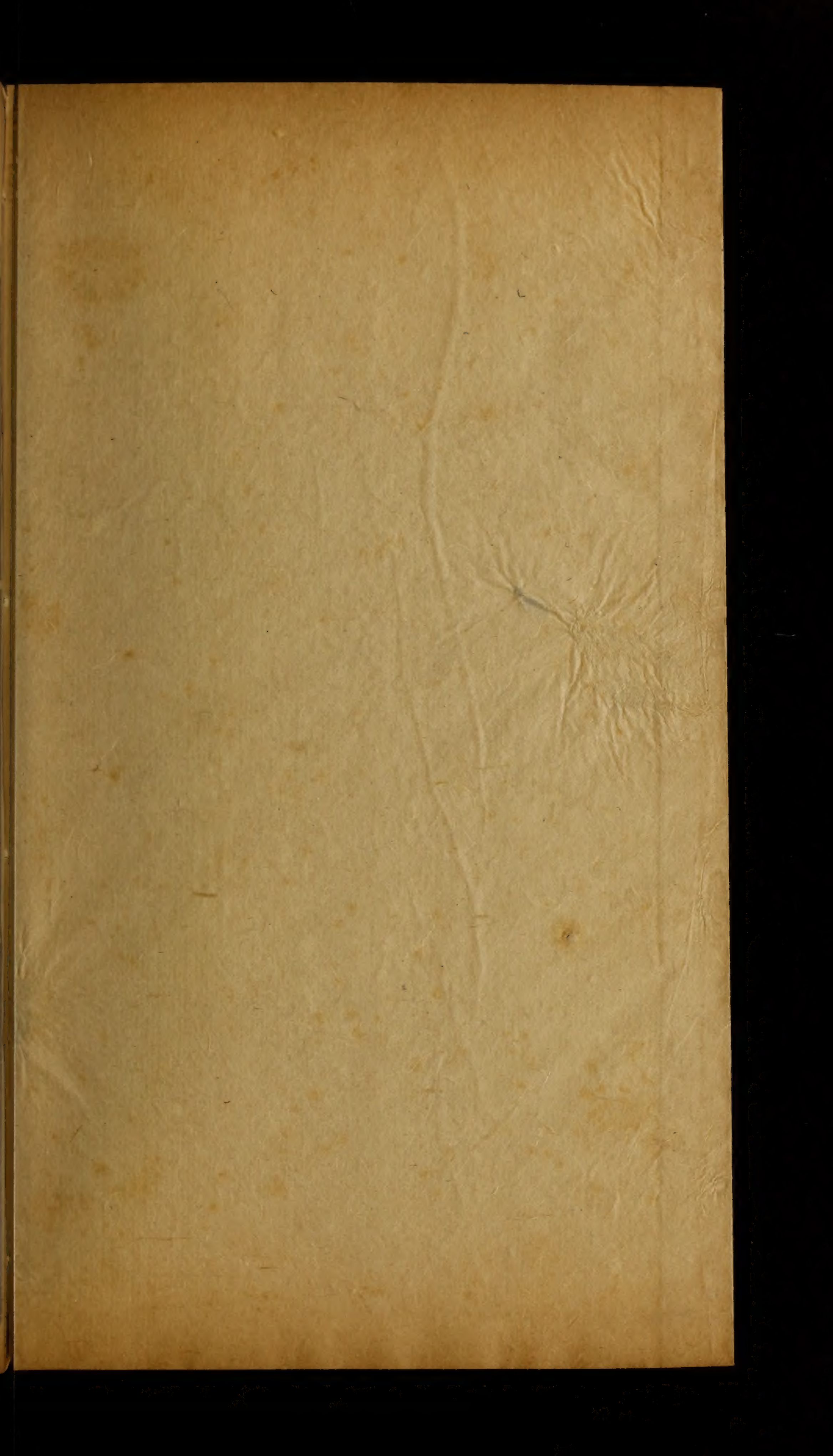

LIBRARY
APR 1 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迸若發發所言則訶渊乎海矣

喪廉恥盡亡之高宗稍有血氣者未有不悚然自愧而寢立后之議者也總因武氏之禍實由于天非人力所能中阻而我輩不肯言天必欲究當日之人臣不能以口舌求之者欲發大義于天下耳乃見當日有一肯發大義之人又責其言之不早諫之不當則當日之遂良反不若李勣許敬宗輩慫恿立后之為愈矣噫胡氏之論謂當諫于武氏長髮之日不當諫于武氏將立之時予謂由此推之又當諫于太宗止我之日不當諫于高宗議立之時矣何進太宗覽太

史秘記云唐三代後女主武氏當立因問李淳風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上欲取疑似者盡殺之淳風曰王者不死殺之無益若據胡氏所言必其有前知之術者而後可苟能前知則何不于此時極諫武后于宮中而殺之則禍源滅矣又安得有長髮入宮之事令人臣以口舌爭之哉吾不怪遂良極諫之太遲止恨胡氏誕生之不早使其生于當日必能以責人者責已其消武氏之禍于未萌在彈指間事耳焉得有禍亂朝堂貽譏後世之事哉

趙屋可以叩頭流血之誅臣不得後人一字之襃而反加以直賢此忠士之所以灰心而甘僇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非惡名也顧其名之不可必得而反遭蔬餚之貶斥也讀以杯酒莫遂良補其生前之不足

論盧承慶考功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漕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笠翁曰盧承慶之殿最易判語乃出憐才熱腸然心可

古緝樹評無一語不

關王極觀堂奧之立言可法以爲世綱常爲臣作者矣

往。而事不可法。慮影後世展轉之門也。凡有自通賄賂。而易下者爲中。中者爲上者。皆曰我欲爲盧承慶耳。是知公者。即私之門。利者。即弊之實也。無論私弊不可爲。即示公興利之事。亦不得擅創于成法之外耳。

論漢武帝之憚汲黯唐元宗之憚張九齡

汲黯忠直敢諫。上不冠不敢見黯。卒出爲淮陽太守。唐元宗時。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林甫日夜短之于上。上遂罷之。

金谿翁曰。人臣而爲君所憚。其忠直無他可知。此有得無失之事也。爲人君而憚其臣。其能勉强從善也可知。其不能中心誠服也亦可知。此得失相半之事也。然而人臣見憚于君。危道也。君憚臣而遠之。亦危道也。吾欲天下之爲臣者。反處于得失相半之地。求爲可敬而不可憚。爲君者。反處于有得無失之地。但知其可敬而不知其可憚。則上下俱安。而明良喜起之風見矣。

論開元賢相

元宗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

笠翁曰。爲君者得賢臣不易。得賢相更不易。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雖曰英賢輩出。然皆臣也。未必其皆相也。以宰相之賢而相繼者。至有數十輩。則造物之精華之所蓄。已一洩而無餘矣。此非國家之福也。唐開元諸相。如姚崇宋璟張說韓休張九齡輩。雖不可以五人十人相比。然而賢相之名。皆能不媿。

黃石公評：開元之治。姚崇宋璟等數君子謀之不足。天寶之亂。林甫國忠兩小人成之有餘。笠翁斯言。可使後世人君通身汗。

噫秦漢以來于斯爲盛殆不可繼矣豈非世道之憂乎未幾九齡罷而李林甫卽出以數君子謀之不足者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天寶之亂禍不旋踵豈非盛極必衰之所致歟故從來論開元賢相者莫不加以贊歎之詞獨予閱史至此大有愀然之色知唐家德薄不能載此厚福而使之相繼于不衰也

論唐囚鵲巢獄樹賜牛李爲國公

元宗時徐嶠奏云獄院由來殺氣太甚鳥鵲不棲今有鵲巢樹合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幾致刑

措矣。百官表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笠翁曰鵲巢獄樹未必即是休徵。即是休徵。恐亦非寬刑所致。即是寬刑所致。亦未必皆宰輔之功。乃聽讒臣獻媚附勢于權奸。封牛李晉爵國公。朝政之失未有甚于此者。且無論此際之死刑。果能不越五十八人之外否。即曰罪止于此。則唐家此等異政。不自元宗始也。太宗將歲斷死刑者纔二十九人。是此數已倍之矣。減其半者進爵爲公。則倍之者又當進爵

爲王矣。彼時之宰輔爲諸何不聞有半秩之加也夫
由此而進爲桀至刑措則爲君者又不將禪位于其
臣乎。此等悲敝出之他人猶不足怪乃以開元盛治
之君一旦蒙昧若是此讀書者不能不爲痛惜耳。

黃石公評貞觀四年斷死刑纔二十九人葢由魏
徵爲相勸太宗以仁恩天下致貞觀刑措唐書編
入魏徵傳非若開元二十七年之鵲巢大理葢亦
由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爲相玄宗自逆宗令之
務致乃以此歸林甫當時以爲太子受辱光
兩王之功謂國家亂民實根于家無亂子乎

論府兵三變唐文三變

府兵三變者府兵變爲彍騎彍騎變爲藩鎮也。初

制諸衛府兵。有爲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不幷而兵藏于民。後世最近古而便于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法之不善。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故。而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李林甫停上下魚書。但存兵額耳。于是外兵强盛。其反者以鎮兵。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唐文三變者。先儒謂高祖太宗大難始平。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

運則燕許擅其宗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嚌嚌道真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升菴公評唐兵愈變愈弱而文愈變愈雄與文盛則武衰文衰則武盛皆服而最確最妙之論拘俗未經

疊山翁曰唐兵愈變而愈弱唐文愈變而愈雄由此觀之則文運關乎世運之言幾不驗矣其故何哉曰偏武之世文運必衰以士君子雖弄毛錐無以建功立業爲志故文風之不競兵氣有以勝之也賤武之朝文運必盛以士大夫厭談兵事各以尋章立言爲心

[illegible]



散文名之不精兵氣有以成之也有唐建國之初諸
蕃皆置節度使其威權等于諸侯非精通豹畧者不
足以克其選是時在位諸臣莫不停文講武恐一日
臨邊此職將有以用之也雖諸路節度亦嘗延攬儒
流以備顧問然而所談者皆兵非文章翰墨之事也
世之所尚在此人之所趨即在此文運安得不寢弱
乎迨至一變再變之後其折衝果毅歷年不遷士大
夫皆耻為之而彍騎應募者又皆市井無賴[illegible]運籌
操戈之事皆為正人所鄙三餐之　一枕之餘將何

所事事不得不以才雄壯志消磨于碑版筆札之間習此者多則能此者出焉文運又安得不驟振乎此唐兵與唐文盛衰不合之故也由是觀之則文章大盛亦世道之憂也爲君相者當使天下人無暇著書而將士不徒講武則天下可以久安而長治矣

王聖俞評文衰則武盛文盛則武衰此論是至論予因唐文之雄無過韓子以彼佐晉公平淮蔡及宣諭王庭湊數語豈得以文人目之若夫不能上與蕭曹爭烈卷勳服天下者邪誰謂文人無補于武事

論唐之再失河朔不能復取

再失河朔實由于順宗銷兵從蕭俛段文昌之議也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笠翁曰昔來銷兵之法未有善于蕭俛段文昌之議者也古人縱馬華山放牛桃林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法雖善矣而于銷兵二字終無實際何也以有旋之縱之賣之之人即有收之獲之買之之人一旦有事則取之如寄是但有銷兵之名而未有銷兵之實也不若蕭段所立之法限以逃死逃則去而不返死則絕而弗生是以破釜焚舟之計而倒用之者也以此

剿兵始爲刈草除根之法但須再立二法以佐之一日軍士有病不許服藥二日盜賊有妄言者捕斬如是則其有所歸而逃者既病無所救而死者繁矣夫然死生有數焉能限以必死歸禍無他焉能責其必逃乎噫吾不料人原之喪心病狂遂至于此也此法一立則唐之滅亡當不旋踵奈何止失河北而已哉由此觀之在參可以失國之甚僅有微倖而存者但不過百中之一耳

方垣蕃評芸翁嘗謂予曰每讀古人書輒動憤懣氣不知古人作事之謬何損于我而若有[illegible]

膚之痛也予同此正吾儕得力處凡讀書者須
其描者皆賭親古人之過也苟能洽乎有世之
爲一家而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則死人可活而
人可但矣何待生之不明而休然之不欲
曰誠哉是言但可爲知者道耳今竟是論竟于
策而終于然焉是直能家親古今而爲無句之機
又不止動嘆況氣矣
其筆頭起進之驗哉

論郭子儀不赴魚朝恩之邀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結客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裹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

汾陽
只是至誠
感物之數
之所以能
見兩皆是
陰惡二十
字才二十
分為二十
分齡而皆
出之於至
誠之心之謂
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

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
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汾陽翁曰郭子儀不知魚朝恩之邀入皆壯其膽子獨
亮其識量何特為閹之大臣復無君命不敢害我耳
然何以知其必無君命曰非能必之于君能必之于
已也往時兵威稍挫即詣闕請罷兵稍一召而聞命
即行未嘗有纖芥之隙致疑于君雖有小人之譖我
能以誠感之君何怒于我而必欲殺之耶其得力處
全在無事之日不在有事之日以此自信故敢冒險

之心若也。前有忠武。後有魏公。嗚呼盛哉。

而行耳。若他日之單騎見虜。則全以膽勝。此千古來第一險事。只可子儀一試。不可使人再試也。

笠翁又曰。魚朝恩之初意。未必不欲害汾陽。見其無備而至。又曰恐煩公經營。未免為盛德所阻。反動手不得。遂未可知。如犬欲噬人。見人持棒擊之。則咆哮愈甚。若袖手而前。反若與之相狎者。彼必漸嘿其聲。而且作搖尾乞憐之狀矣。物理人情。大半相類。汾陽此舉。雖是感人以誠。亦深得袖手待犬之法。

論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減樂黎幹省騶崔寬毀

黄石公評
天官書上將夾將並隷于文昌

第一

代宗相楊綰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舍皆以綰性清儉故也。胡致堂謂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謂子儀有惕威蹴踖之態者亦非也

笠翁曰人謂令公此舉非有所儆惕欲成人之美也予曰不然令公一生最怕宰相不穩楊綰盧杞亦然

明標言武功宜無了本于文德將况功高震主必權其近于主者下于將相威權盛忠也而非徒職慎望翁以服簡對驕夫而忠之恭卿

他日盧杞問疾。子儀悉屏侍者。或偵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杞柄權。吾族無遺類矣。以此觀之。子儀非慮杞也。慮其爲宰相也。小人且然。况君子乎。其所以爲此者。蓋欲修好于宰相也。其欲修好于宰相。而不敢稍忤其意者。惟恐將相不和。而爲强寇所伺也。吾聞子儀嘗曰。以身係天下之安危者三十年。則此三十年間之子儀。固不可一日無權。而亦不可一日與相臣有隙者也。彼時之天下。是何如之天下乎。以勢論之。猶不止于秦趙相圖而有相

如爲相廉頗爲將之時也此時爲將之子儀卽當時爲相之相如耳當時爲相者可以見相于將則此時爲將者獨不可見相于相乎千古上下實有同心但未遇明眼人一借出耳若僅曰成人之美故減聲樂而使人效之則亦淺之乎視令公矣

論常袞崔祐甫爲相用人得失

唐至德以來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待

陳伯璣評
崔常用人之矯千古所知其所以不得不矯之故則非笠翁不能道破古人之衷笠翁若大學

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上常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笠翁曰崔常二公用人之矯皆處于不得不矯之勢非無故而爲異同者比也衮處官爵濫冗之後則天下官多而民少矣若不暫停甄別則月多一日焉得有如許之官爵予祐甫當人才淹抑之後則職曠而才壅矣若不彙征而進則年曠一年不幾成草昧之

之者何也。吾知其偏。筆端思之。時在漢書。而常人於世者。宋人也。部則史。自不能。宜其。此等筆。于驗而不。收效者。

世界乎何相采。一百日除官八百人。人病其多。五年後
怪其少也。以在久不輒則賢愚共滯之後。非故知一二
公之矯。亦其勢使然。非盡通滯不易之道也。不獨崔
常之世為然。凡處變亂之後。及鼎革之餘。天下人才
定有一番疏通。疏通之後。定有一番淹抑。此非躬逢
其事者不知也。欲去此弊。須在疏通之際。預為淹抑
之防。淹抑之時。即作疏通之計。則無過濫過吝之處
矣。至于用人之法。不行薦舉則已。如行薦舉。則避嫌
遠謗之說斷斷無所用之。以舉必于其所知。不知則

不敢妄舉故也袮甫之言曰苟生平未之識何以[illegible]其才行而用之此至論也但未考其所薦之人[illegible]負其所薦否耳吾謂欲行薦舉之法當使功[illegible]共之受薦者有功即以其功功始薦之人受薦者有罪即以其罪罪始薦之人若是則欲為人計者必先自為之計未有不察其人之賢否而肯漫然以身試者也欲收薦舉之效者獨有此法可行耳

論唐李璀告父之反

德宗時李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

方樓岡評
權德之子與李璀之于旭皆遭人倫之大變難之又

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驚曰卿當爲朕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何以自處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笠翁曰李璀證父之事忠則忠矣如不孝何據此觀之則古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此語爲不驗矣予曰不然璀能以身殉父亦可蓋證父之愆未爲不孝

難者也。笠翁苦心哉

但其處君臣父子之間者皆未盡善非但不能爲至孝亦且不得爲純忠何也等一死耳何不自殺于父死之前效史魚之以屍諫則國事與家事未必不兩有所補而竟以有用之軀死于無用之日乎設以智者處此當于告父必反之後即向其君乞一手詔自往撫之謂男不孝已將大人密謀直告于君矣京師早爲之備萬不可圖而皇上憫男之忠足以掩父之過及此時歸正可保不虞否則悔無及矣大人從男之諫國之幸即家之幸也不然男請先死以贖不孝

之。罪亦可為事君而不能諫父者立一榜樣使後人有所適從耳。如是則光知道諫已沒事必無成且父子不一其心已為他人所料與其遂過而死無寧悔罪而生或能于國事有濟亦未可知如其不然即于父前自頸未必不動其哀憐愍艾之心或以不得于生前者得之于死後亦未可知縱使二者俱不得亦能剖心告父以示無他貰父之名庶幾免矣奈何刎頸于事敗之後令世之藉口者皆謂愚孝不能兩全而有順此逆彼之患哉。

汪北海評。李曜之事。與楚棄疾相類。然子南之誅出于王之口。入于棄疾之耳者也。故未討之先。棄疾不可以洩。既討之後。棄疾不可以生。臣父必誅陛下出于李曜之口。入于德宗之耳者也。允宜在諸諫父。諫而不聽。以死繼之。斯外可對君。內可對親。且庶幾父之一悟。或可兩全而無憾矣。古云。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曜之死。固不得與棄疾媲美也。宜爲蕭翁之所深惜。

論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或言于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

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
之時不能擧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即可擇千百
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
將務得人無易于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笠翁曰陸贄以擧賢之任分責諸司德宗旣已行之
乃復阻于人言追停前詔人皆病其善疑予獨美其
能信何也觀其論贄之言曰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
任諸司然則德宗所信者惟宰相一人而已矣與其
信百官而疑宰相又不如信宰相而疑百官但觀

余澹心評：議論精當無弊此書人能論德何也君宰相如陸贄者可以相德相者亦猶任之獨用人言處相

奸。邪。我。疾。不。能。豈。不。誤。哉。

相。何。如。耳。如贊之爲相即舉天下之事而畀之不謂成敗利鈍亦未嘗不可又何必定以舉賢之事分責臺省長官而分其責任乎予謂此法可行于他相而不必行于陸贄禍國之府以贄能舉其所知即所不。知亦能徧採與論而收其人于衆褒之中也但恐德。宗爲此所謂暗合道妙未必果有所見而然耳

論韓愈歐陽修之論陽城

陽城徵爲諫議大夫未至人皆想望風采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城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

鏡其際韓愈作諍臣論譏之及陸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率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怒欲罪之太子營救得解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乃以城爲國子司業

歐陽公論曰韓退之作諍臣論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非也予謂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已五年復二年始廷辯陸贄及沮延齡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

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之七年之久耶且當時之事豈無急于裴延齡事者爲諫官七年適遇兩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笠翁曰陸免于死裴不果相陽城之諫不爲無功但論者曰向止五六年而遂遷是終無一言而去也此二語折得人倒予欲代爲致辨終不能措一辭矣但可爲之解嘲曰與其言之無當徒瀆聽聞又不如作

寒蟬御史之爲得耳

笠翁又曰以七年不諫之言官一旦起而論事遂能免正人于死阻奸人之相負可謂不鳴則已鳴則驚人者矣然未必非昌黎一激之力古人譏諷之交其有裨于人也若此後世之人多由譏諷成隙以激逆耳之言形于楮墨者絕少于此見有唐風氣之醇也夫使陽城之不諫果爲有待而然則其爲人也猶可及若爲昌黎所諷不加與悵而又能奮發至此則是休休有容又能謙謙受益有古相臣之風此盛德君

子之所為也其人其言于是乎不可學矣歐陽公作論非之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笠翁註前數語者係予幼時讀韓文偶牴諍臣論後自以為有得矣今沉心讀史復有是論雖非[illegible]人之定評然以今較昔則覺稍進一籌矣甚[illegible]下而業之可笑也因並列之以為今是昨非之[illegible]

論杜黃裳請討劉闢專任高崇文勿置監軍

憲宗欲討劉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于是始用

兵計畧以至威行兩河。

箋：綿曰知高崇文可委而委之可謂明矣而又能勿置監軍是明而繼之以斷則亦何事不可爲哉藩鎮

天下明易而斷難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退郭公之所以亡也以其多明而少斷耳。

余謂心術不背監軍此千古用兵之善策也豈惟高崇文哉後世不察以文制武鮮有不敗以黃吻小兒僥倖一第遂欲奔走條哄此李郭有是理乎更有以閹餘當制奪闖外之權竊天王之寄者此英雄所以灰心志士所以扼腕也。

論帝王勞逸得失

憲宗問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曰王者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則亦何求不獲哉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至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矣

笠翁曰帝王未嘗不勞其勢亦不在始皇諸人之下但帝王所勞者心而始皇諸人所勞者力耳勞心則天下易治治則不見其勞勞力則政事愈繁繁故不見其逸此勞逸得失之所由分也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此所謂善于勞心而一毫不用其力者矣

論李絳之策魏博

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李吉甫請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不爲屠戮則悉爲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決

于家僮眾皆憤怒雍田興爲留後興度不免乃[illegible]懷諫于外遣監軍以狀聞上謂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興奉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

笠翁曰李絳之揣魏博人皆奇之予獨曰此中人之智耳乳臭子不能聽斷何必上智之人始知之哉予

獨奇其力用遣使之議竟以節鉞授之彼恩出于上權奪于下此則上智者之所爲也若稍延數月詔命不下則請節鉞者至矣將從之乎抑拒之乎從之則前幾盡矣從之則跋扈如前矣拒之者未必背亂矣子矣治亂之關全在此驟此緩之不可忽也

論李吉甫李絳之論刑法

李吉甫言于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

余游心評：吉甫為相數月移易數鎮而不動真大才也威刑之言亦救弊之積弱耳究竟居以優柔委靡而至于姑則漢成哀文景之溫故稱焉哉

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

上曰然

笠翁曰以二說相衡凡論古者未有不是絳而非吉甫者矣然則子產亦賢人也又何故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若是則鄭之子產亦猶唐之李吉甫矣同是一言出之子產則為是而孔子嘉之出之吉甫則為非而千古罪之豈前人若是其幸而後人若是其不幸歟曰有故焉人但未之思耳人臣對君之言與對同列之言大有分別非可一概而互

侯得後于以申韓非無見也

用之也子産于子大叔同列之人耳察其爲人非能以寛服民者故以猛告之然其猛之爲用及身焉而止矣後之爲政者未必不以寛濟之若移此語以告君則將著爲令矣百官奉之子孫守之則天下後世之民焉有不受其猛之害者哉秦政之虐非始皇父子能爲之李斯請立嚴法之過也設李斯不爲是言焉知成康之風不再見于後文景之化不預見于前哉凡讀古人之書者皆當以兩事並衡而索其所以不同之故則古人之心思立見而我之聰明亦與之

俱長矣

論柳宗元以柳易播

憲宗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言得改連州

笠翁曰宗元以柳易播千古稱爲義舉然考之當年實未有其事不過曰欲之而已矣既曰欲之則僅有其心耳何以遂傳其事而曰以柳易播乎曰我有其

心而人成其事則成其事者之功未必在有其心者之上以事不能自舉而必待心以舉之耳劉禹錫之得晚連州裴晉公之力也而日者以後不聞人日晉公以播易連而但曰宗元以播易播則以晉公未成其事而宗元先有其心也然則天下之爲善者何必定在焉有力之人哉果有是心則天地鬼神皆將起而遂之矣

論裴度上蔡鄆用兵憂勤機器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事上之憂勤機器獻之請付

史官憲宗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先儒論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歸美于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笠翁曰究竟裴晉公此舉殊屬多事人非聖賢不能無過果其有過即當存而弗論不必定爲分解而令

後世藉口之徒引古人之過失以為作奸作慝之資也

楊靜山評人非堯舜豈能事事盡善此千古快論也不意復于笠翁見之予向謂笠翁闡幽抉微為古人之功臣以此觀之又為古人之畏友矣

論柳公綽不誅贓吏而誅舞文者

柳公綽治二吏一犯贓一舞文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笠翁曰柳公之處二吏當則當矣但恐其尚未深思贓吏不舞文其為贓也有幾奸吏不貪贓其為奸也

鏡聽齋評 書中非疑 維輕欲輕 其罪但可

示之以疑一有定論則雖欲輕之而不從矣公綽只宜隱躍其詞開以生路不當與舞文並較而明言其必不當誅贓吏犯法而使倖免法安在哉

何益奸吏犯法法亾則有之矣贓吏犯法法在[illegible]

未敢信也

笠翁又曰立法不可不嚴行法不可不恕予非不知之但當恕之于心不當恕之于口慮後世之人引為成例故也如柳公綽之斷獄誅舞文而不誅贓吏權其輕重以全好生之心未嘗不可但贓吏犯法法在一語殊難為訓斯何言也而出諸名宦之口乎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益欲其人之慎之也

論司馬公論處郭詡

紹伯業評
教稹叛唐者誼也殺稹降唐者亦誼也然則稹雖猶

武宗時邢洛磁三州降上日郭誼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李德裕曰誠如聖料不幾誼果斬稹宗族而稹首降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郭誼等至皆斬之

笠翁曰唐武宗之誅郭誼猶漢高帝之斬丁公而郭誼可誅之罪猶在丁公之上以丁公之罪止于縱賊縱逃而郭誼之罪竟至于殺主求賞幾十倍之此而

可宥而宥罪斷不可若丁公一證可謂山案難移者矣

不誅是以叛逆教天下矣乃後世之人猶有以投降罪之者吾竟不解其故要知武帝所誅誅叛也非誅降也但較之不受其降而舉兵聲罪以誅之者差有別耳

論王式譚兵

浙東亂夏侯孜舉式討平之前將帥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

陸佛霞評　險着不可再試一語正須朗眼人點破不然後世必有效之者矣不見牛

守兵賊至則舍其道遠者之事不得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發兵也今兵盡行無以救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精卒為候騎而身督兵何也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盡力而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笠翁曰王式所行之事皆兵家險着而末後一事又險着中之險着也止可一試不可再試後世行兵者斷斷不可有此事然又斷斷不可無此心心與此令即行事或異亦皆有神明不測之幾矣

火一法設，殺後來用將士。

汪北海評兵猶奕也。兵之有書，猶奕之有譜也。奕之妙，固寓於譜之中，然執譜以奕，鮮有不敗。看笠翁談兵，每終活着，當是此中第一手。若與王式對局，未審識先生手，隨亦不能不避之矣。

論鄭綮進退之際

鄭綮好詼諧，常為歇後詩，譏時事。上微為相，綮笑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辭不獲，乃視事，未幾，即致政去。

笠翁曰：人之長短，不可以一事論，要觀其大段何如耳。如唐之鄭綮，其未用也，好為歇後詩，譏訕時事，以此觀之，則亦輕佻狂逞之徒耳。一旦起而為相，去就

之義并然令不假撥後鄭五所爲[illegible]鄭[illegible]其人欲寄之

士。不可以小節拘而可以大任試也。[illegible]

存一歡後鄭五于胸中則决無酬潸入于之事矣

余讀心評鄭蘊武有鄰護之哲遠害之明其族當混跡有所託而然也始爲州宰能以一州之力專徼斂貴巢兵使母兒境任滿去州雖飽[illegible]不在取所藏庫錢曰鄭使君錢何敢犯其或重鄰其[illegible]孫孫無材者哉使其貪慕相位則自馬請蓋之書必身試之矣宋人詩云不是恭三能跋扈只緣[illegible]五欠纔綸寬哉

五代紀

論郭崇韜之料槩

唐莊宗聞梁欲大舉入寇。召諸將會議。崇韜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

笠翁曰。郭崇韜料梁以康延孝降唐。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故也。然安知此言非漏脫。爲詐降而行間。則奈何。末文云帝王之興。必有天命。是今無一語

及本國言其制勝者安在而徒然上恃于天下在上人而以其君爲孤注也唐主亦曰丈夫得則王失則爲虜此匹夫以命之言不料出于帝王之口古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唐之君臣但能知彼而不能知己其能滅衆者幸也非必勝之道也後世行兵不當以此爲法

論康澄論事

明宗時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

馮秋水評
具此見解。始可讀古人書。具此識力。始可論古人事。具此手腕。始可作古

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庶幾王優詔獎之

笠翁曰。康濟所謂不足懼者。皆深足懼者也。因欲甚言後六事之可畏。姑緩其詞耳。若曰以如此可懼之事。較之後六事。尚爲不足懼。則其可畏者爲何如之可畏哉。若曰竟不足懼。則是以駢辭導其君矣。然若

人亦作之。文。

能修其可畏則陰陽自調三辰自若訛言自止山崩自安盜賊自滅我不懼彼而彼且懼我矣即謂之天不足懼亦未嘗不可

論桑維翰輔晉

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方紹山評　撫藩鎮而藩鎮不叛奉契丹而契丹不驕非以其能訓卒繕兵以備不虞務農通商以自固其根本也若一無所恃而徒然修好于人則撫之適以亂之奉之適以驕之且桑維翰

笠翁曰。桑維翰輔晉之功。不及古人之什一。而道足與之相抗者。以所處之時勢不同耳。以五十年之天下。而五易其姓。則因敵着生。欲求驟息之安。其可得乎。契丹驕橫于外。藩鎮跳梁于內。維翰欲安其國。則不能安其民。欲安其民。則不能安其國。而能勸主推誠以待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又能務農桑。通商賈。使萬民樂業。亦一時之罔名也。使得湯武之君而相之。烏見其非王者之佐哉。

笠翁又曰。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

之所長在安內不在攘外

皆非久安長治之道總因其主未出行且其局以待之所謂過得一日是一日過得一年是一年也

沈因伯評五代之君積習愈偷其甚如馮道桑維翰之類是也世無其主使篡弒之禍皆不得辭其鴻猷徒為旦夕偷安之計而由此觀之過時遇主固宇非有希世之才而又有希世之福若貴得易言之哉

論晉以馮道守司徒

晉高祖以馮道守司徒事無巨細悉委于道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以為然

笠翁曰謹守歷代成規是居官最穩着數而行之五代更宜何也不十餘年而有一番興革若欲代代更張則朝廷不勝其繁而小民不勝其擾矣惟守成規以待真主即是致君澤民之法唐明宗每夜焚香願天願早生聖人為中國主此哲人高見馮道之謹守成規將無暗合其意乎

梅杓司評論人必先論世此一定之法也每見拘儒立說執一見以槩千百世之人則馮道之謹守成規與曹參一遵蕭何舊政同一機矣試問五代之成規與蕭何之舊章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諸人論史常怪雷同笠翁論史求一自吾其笑者而不得以諸人皆論人笠翁獨論世也

論劉知遠先正位後興師

知遠在河東富强冠諸鎮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將佐勸知遠稱尊號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後出師知遠從之

笠翁曰晉室既滅中原無主知遠先正位而後出師誠爲萬不得已但其先據富强之資聞京師有變而

不入援且知其將危而未嘗論諫皆非人臣所宜有也。綱目予之出于萬不得已以不得已之筆而書不得已之事蓋兩相湊合而然耳豈爲應得之書法哉綱目之文亦有可以爲法而實不可以爲法者要當識其苦心而已矣

張蓼匪評笠翁之子古人可謂鐵面而鐵肝者矣不肯放過一人不肯假借一字然皆欲爲萬世立綱常非可與不識羼人者比也其子朱子綱目尚多譏諷之詞況其餘乎惜乎僅有論史之九而録作史之權也

論劉仁贍守節

唐壽州城中食盡、唐遣兵救之。周主大破唐兵。淸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營仁贍出降。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病。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復以淸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斷曰、仁贍終身唐臣、憤恚至死。綱目書唐、明其人之爲唐也。故雖以疾死、而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

笠翁曰、以此觀之、知世間原有公道。即用忠臣之名、

而爲姦臣之事者苟非出之于已天下皆能諒之其爲忠臣者自在素嘗竟以姦臣目之也劉仁贍于病不知人之際爲人舁之出降則主且以爲天平節度使則仁贍是一降虜之臣矣焉得爲忠而綱目書以卒筆且諱其自死而曰死之誣且以生前所有之事加之也當李景其數奏表請降而仁贍獨堅守不下于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知而斬之及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孫羽乃舁之出降則其素節降也明矣世有欲救其家而先斷其子者哉且綱目

之特書亦非無據而然也以周世宗既有天下追度之命而又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一事知之也此何以載曰當廷構舁之出降世宗亦知其病不能事雖一息尚存而心已死矣知其已死而復官之者以仁贍素矢忠義爲民望所歸欲使天下聞之謂忠如仁贍亦爲周臣則周師之不可敵也明矣授之以職所以收天下之人心也及其死也又不忍沒其忠義之心故改清淮軍爲忠正軍章明其義所以安死者之魂與魄也吾于周主二事均有取焉綱目之特書蓋本

斯意而爲之者也不然朱子去周二百年安見周之出降者非出于仁覽之心而以將無同之特筆書焉須有之善事哉

笠翁又曰疾死而書曰死之所以抗周世宗之命使天平節度之名號不能傳于後世也彼欲矯其勝[illegible]我偏欲正其名此後世作史之權輕當日之爵賞[illegible]重耳若無天平節度使之虛銜吾知綱目之書法宗曰疾死而不曰死之矣

宋紀

論取天下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

劉定之論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摩而人不忍釋商周是也力取者誅暴勦亂而人莫能禦漢高帝唐太宗是也謀取者逆機遘合陽施陰設而人莫能覺宋太祖是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處非其據而來奸雄竊覬之心矣中道殂落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是以羣帥合謀詭言有遼

王北山評　宋之取天下。全未用力。亦未用謀。以其與五代篡奪之風。黃袍加身。天下不以為怪。與香紫

漢之師而李國授之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選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始未可也。

笠翁曰。劉氏之論取天下。謂上世以德則信然矣。至曰中世以力。末世以謀。以不可分別之二事。而強為分別之。吾則未敢遽信其是也。夫以漢高帝之力而敵項羽。是何異于以卵鬬石。而以蚊負山乎。其能盡奪所恃。而今應死吾手者。則全以謀也。他且勿論。即

皆史臣粉藻之詞既不必信亦不足取也獨是藝祖取天下之後謂暴患厚規模宏遠與五代之君百不同是以養成三百年之基業非然幾微之際夫亦恢然擬孤兒寡婦之雙矣可不減

陳平之六出奇計韓信之被鐵囊沙何一非謀何者是力而竟置謀弗道僅以力歸之乎唐太宗之謀較漢高帝雖爲稍減而能以一計勝人千百計者如推獎李密一事是已若不驕其志而使之自斃則患在肘腋將左支右吾之不暇能悉其全力以圖天下乎即曰以力亦未嘗盡棄其謀予不講也其言宋太祖之取天下則曰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夫旣曰易欺則其所謂謀者又安所用之哉若言有遼漢之師而攘其兵柄即使謀出太祖亦襲囊數

識

物之小技耳較之漢唐二代之奇略不幾有小巫大巫之別歟其所謂以力者皆可謂之謀而其所謂以謀者又不可不謂之力乎今欲盡反其說而謂漢唐以謀宋獨以力是僅以口給禦人而不問其理之安與否矣請綜覈其詞以斷之曰能以德取天下者惟商周之君若漢唐與宋則惟有謀與力而已矣

論宋太祖得天下

鄭伯乾論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

子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

之奇實應明宗之祝紫雲黑龍之祚巳兆漢真之
靈此天命之始也而方耳大不見疑于世宗掌重
報政嘗見推于上存此天命之著也遭孤兒寡婦
之運而日光摩盪于天文啟朝右韓佻之時人
心易屬于將帥此天命之授受也然而禁兵無無
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變顧乃盧聲遂漢之節而
禁兵入其手容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實匡
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
可得袖中之禪詔非倉卒可成況太后有大志果

然一語又可驗其必有成說于先而不覺其情之發露者乎

笠翁曰以匹夫得天下人臣受禪代而曰我無是意不得已而爲天命所歸者此皆孔子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卽湯武二聖人得天下于窮暴極虐之桀紂後之君子曰雖代爲之辯言其無利天下之心而設身處地以籌之猶若有未必盡然者況三代以後之天下失之者未必皆桀紂而得之者又未必皆湯武乎達人讀史每于此等去處只該存而不

論若定[illegible]人力為非則所謂符瑞休徵如
宋太祖之赤光異香紫[illegible]者奇端不過當世僞
傳欲神其事者遂筆之[illegible]史而後人實書之見者歟
執影響之說尚論古人者以人力為有天命為無則
天下有智謀勇力者多矣被其所能盡足以取天下
何若是乎天子之少而謀臣勇士之多也由此觀之
無論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之得天下屬之天命即
始皇之代秦王莽之代漢亦以冥冥赫赫之間亦有
若或使之者非可盡言人力也欲存其實但置之弗

論而已矣凡讀書而及天地鬼神之事皆當以夢覺觀之夢可做不可說知說夢者爲何如人則知言天地鬼神者爲何如人矣

論趙普之計太原

上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若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將安逃乎上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

笠翁曰秦滅五國而後取齊趙普削平諸國而後取太原同是一法但秦之存齊用以蔽內趙普之留太

原用以殺外由是觀之天下之兵法無一不可以用之者等常粹累稍一轉移便成奇貨今何惜等于著無一不合燈覓火而為迂遠不經之事哉

何省齋評笠翁與談兵事無不神而明之不特鼓文騷文可作詩讀于餘矣何不另著兵書一時以為出士津梁其耶笠翁不言言必有中

論趙普之諫太祖

趙普薦人至再四上怒裂其牘普拾以歸他日復綴復奏得允乃止有羣臣當遷官帝惡其人不與普堅請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

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趣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

笠翁曰趙普薦人裂牘補綴復進又謂刑賞爲天下之刑賞人主不得以喜怒專之此古今第一宰相第一諫臣予自論古以來謂人臣諫君之痛快莫若唐之魏徵不意趙普之痛快又足以勝之此等諫法無論明君聖主不得不從即遇昏闇之君亦能變怒爲喜何則以其針線救扎他人將事而不得俞允非異

而不前即怒而求去矣孰肯今日不聽而復奏之明
日明日不聽而復奏之後日乎甚至以補袞之心變
而為補牘之事君自怒而我不怒亦且不驚其覽而
捨之則立宮門不去者是以賢良顧子之道事其君
矣為之君者有不奮威嚴而為慈愛者乎此人臣
有第一法乃豫章羅氏猶以訐直強勁責之謂古之
善諫者不然豈不知是何肺腸總因道昔所行之事
皆古人未嘗行者大凡拘儒論人須是即做列定之
事方為有取苟無成樣未有不為所棄者也可笑哉

馮秋水評熊人曰以剛毅果斷責以諍直强勁凡讀史者至此儼若有一條鐵漢立于吾前並笠翁以一語點破斷曰賢妻願子之道又儼然有一作是婦女立于吾前覺其時認爲鐵漢者非眞鐵漢乃婦人而貌作鬚眉弱質而勉爲强項者也嗟矣文人之筆實有鬼神造化厠于其間非徒然三寸管也

論宋太祖之待李漢超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

妾不猶愈爲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安得保
其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人諭漢超曰亟還其
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于用何不以
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笠翁曰予觀宋太祖之爲君蓋三代以後之一人也
不獨漢超感泣凡爲人臣者讀史至此未有不泣下
沾襟者此家庭父子之情非復儼際君臣之道矣聞
其發斂之後待臣如此則從前之氣誼可知雖讀
種之加出于人情之不能自已豈尋常勸進者比哉

論陶邴登第宋主命中書覆試

王祐知貢舉陶穀子邴名在第六上命覆試邴復登第上因父衛公誥請教戒因令凡關食祿之家悉宜覆試

笠翁曰讀史至此文能使孤寒泣下世族子弟不能倖進則九州四海尚有淹抑不伸之寒士乎蓋朝廷欲賞功自有賞功之物不必奪寒士口中之食以予之耳吾不知宋太祖之心勝有幾千百箇孔竅而能有摘皆知無微不燭若此也

周櫟園評嚴二食條之家而使登第者覆試此太祖之善惜名器也然既經覆試而仍復登第則王祐之不樹私恩陶穀之不苟薦託陶邴之不愧科名皆于是乎見矣一舉之而彰眾美爲人臣者亦何憚于功令之嚴而不自竭其心以示天下乎有宋人文之盛實基于此以開國之君臣皆能逆慮其終而嚴之于始也

論曹彬曹翰之後榮盛衰弱之不同

唐之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攻江州城陷翰執胡則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盡屠其民後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歿未久而子孫有爲乞丐者

傷哉嗜殺之人了孫并不能為乞丐則乞丐之將亦殿且尊矣為將者不可不書一通于座右

笠翁曰曹翰嗜殺而止于子孫式微則其爲將也雖無善政亦必有補過蓋愆之事矣從來嗜殺之人未有能全要領使身後之人猶得安然無恙而爲乞丐者試于干戈大定之後洗眼一觀其爲大將而酷嗜殺人者寧有幾人在乎寧有幾個兒孫能爲乞丐者乎吾謂天道好還恐不若是其緩而且恕也

論王旦不諫天書

王欽若偽作天書請帝封禪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乃以酒賜旦因語曰此酒極佳可歸與妻孥共

之及發皆美珠且出是不敢異議而封禪遂成獨

孫奭曰天何言哉況有書也上默然

笠翁曰天下自有貨利以來人臣之受賂者多矣然非得之于庶民卽得之于僚屬未有以君而賂其臣者有之自宋眞宗與王旦始封禪之議未成止以王旦一人之不可爲慮然則此時之王旦亦何强項乎哉及美珠一賜而不可𦟝變爲無不可矣美珠之力大矣哉以美珠之賜而遂導其君以封禪設以美女賜之則其君欲爲酒池肉林裂繒舉燧之事亦將無

不從之矣豈非千古一變事哉此下愚不肖者之所爲不料以賢者爲之雖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其所謂過者特微眚耳未有如是之大而且甚者也他日臨死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予曰不諫天書之過猶小受美珠而不諫天書其過始無外耳

余濟心評晉之王導宋之王旦皆以奸邪之人濫冒名臣之目古今人皆受其欺笠翁拈出受珠以爲大過眞是照妖鏡也余有古今精義快餘一書專以闡幽燭微扶邪事將古今人物拔剝肺肝毫無隱遁宗未[illegible]出之爲海內請[illegible]人下謂[illegible]

吳寶臣評：鮑守之概，峴車劉毅之之乘蒲，叢千古頌，有銅陵笠

論魏野林逋之品行

魏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築室穴數州遊。陝令王希召之不赴，命工圖其所居觀之。恍見方外。

林逋性恬淡好古，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笠翁曰：魏野林逋之不出，歸當世之君豈也，非鄙其他，鄙天書封禪之一事也。觀野之辭徵，有「陛下告戒天地，延聘巖藪」之句；逋之臨絕，有「茂陵當日求遺稿」

翁有破題林二字藏有大主意在非徒策許名流莫得謂其士益虛聲也

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則其不出之意瞭然矣吾不解當日之君臣何所取義而爲此貽笑大方之事也宋朝話柄莫醜于此

笠翁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王旦臨死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林逋臨死賦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皆臨死之言其爲善言可知矣臨死者不約而同皆以封禪爲可恥則封禪之是與不是不待辨矣從世之君臣凡有事于此者皆當以二人之語爲箴銘

笠翁又曰人君之徵賢士重其抱負而將有以用之也魏野之賢否姑置弗論即使果賢眞宗召之不起則當還使問道否則求其書而讀之奈何一若無聞而僅問其所居以備觀覽豈伊尹之可貴者在莘野而孔明之足羨者在草廬乎以是知眞宗之求賢務外也非務內也

論王旦不與張師德知制誥

旦凡薦人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旦曰可惜張師德吾向稱其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

沈因伯評：美珠可以愛人，書可以不諫，而爲張師德者，斷不可兩及其門，何也？非禮之事，但宜出之亡官，不可行于下爲俗吏云。只宜用自放火不許自遊點燈，此亦不

也。他日議師德卻制誥，且以兩及門，敢不許。

笠翁曰：兩及相門，固有妨于士行，然藪之受美珠，而不諫，天書又爲小過矣。且何刻于纔入，而恕于待已耶？有爲旦解者曰：長者賜，少者幼者不敢辭，況出于君乎？予既之至再至三，無乃過甚，于旦是矣。設以木桃，尚思報以瓊瑤，況美珠乎？受美珠而圖報，則惟有死諫而已。奈何不止于不諫，復且上表以請之，豈受長者不義之賜，亦當以不義報之耶？張師德兩及旦門，未必非有所規諫在，謂旦之不與卻制誥，其公私

之間尚未可知故不得不為三致意耳

論宋理宗訓廉謹刑二銘

理宗御製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甿于其家多潛吾民縱逭于法愧其冠紳貽悖而入當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銘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箠笞典

聽朕言式克欽止

笠翁曰訓廉謹刑二銘雖詳至諄懇然猶病其意少詞多費人記誦不若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話在口頭又能包括殆盡此千古不朽之規箴也

元紀

論文天祥之全節

張弘範等既滅宋遣使送天祥赴燕天祥八日不食猶生乃復食至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

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天祥長揖不拜孛羅詰以
古今興廢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孛羅
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孛羅曰汝立二王何益對
曰事君如事親雖親疾不可救豈有不進藥之理
乃下之獄天祥于獄中作正氣歌留燕三年坐臥
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欲用之對曰倘緣寬假得
以黃冠歸故鄉備方外顧問可也王積翁欲令謝
昌言等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事遂寢帝知其
不可屈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

人欲取文丞相帝召天祥問以何願天祥終不屈請賜死帝猶未忍麾之使退左右立請乃殺于燕京之柴市

笠翁曰歷代死節之臣未有若宋季之繁者也且勿論即陸秀夫負帝昺同溺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予讀史至此撲几狂贊曰失天下者得此亦榮矣哉以七歲之幼主而能繫天下億萬之人心則其祖若宗之深仁厚德可槩見矣漢魏唐宋之失國能若是哉至于文丞相之死不死于八日不食之餘而

死于三載尚存之後眞所謂千鍾之鐵百鍊之鋼較屍浮海上之十萬餘人猶覺忠純而義至何也以其身死之難由于心死之不易也觀其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死後得其衣帶中自贊文有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一語則知前此一日猶是吾事未畢之年前此一日而死猶不能無媿于其心也知蘇子卿十九年不屈之心即知文丞相三年不死之故矣不然其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者甚是無味地爲元地不肯踐之豈小樓爲蜃氣所結絕無基址落入間而樓上

吳梅村評翰林學士王磐哭文信公詩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旣殺矣而曰不殺明其無殺天祥之心蓋詩史也笠翁此論正可互

所食若非繞棟之雲即沾裳之露乎

論元世祖之待文天祥

笠翁又曰吾觀元世祖之待文天祥可謂豁達大度之君深仁厚澤之主矣天祥執而逃逃而復執爲張弘範等遣人護送至京此可殺之時也而弗殺館人供帳甚盛待之可謂厚矣天祥不欲寢處坐以達旦且折詞倨禮以待相臣此又可殺之時也而弗殺他日召之下獄而欲用之天祥固辭不屈此又可殺之時也世祖不惟不殺又復赦之後求南人有才者甚

袒裘明至爲歷代帝王後弼一語尤可作廿一史總贊

急遣王積翁諭之天祥義不受詔且有黃冠歸故鄉之請是欲免脫其身而效從前之故智矣世祖仍復不殺更議釋之適中山狂人浪播起兵之謠此時立取棄市猶惡其遲尚諭之曰汝何願見天祥不肯講死又麾之使出是始終無殺天祥之心雖左右力贊而勉從其請其殺之也乃天祥自殺左右殺之並非世祖之心也噫以赫赫之元朝堂堂之新主何求于亾國之臣而委曲優容之若是不過欲以忠義二字風示天下之人耳從來創業之主必有大過于人

